

國民知識叢書

河山痛憶

國民出版社印行



輯二第書叢識知民國

憶 痛 山 河

角三幣國價實冊每

有 所 權 版

編
輯
者

國
民
出
版
社

金華響鼓井

印
刷
者

浙
江
印
刷
廠

麗水中正街

總
發
行
所

國
民
出
版
社

金華響鼓井

經
售
處

各
地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河山痛憶

目錄

前言

一	憶盧溝橋	許地山	(一)
二	今日之北平	韓詵厚	(四)
三	又想到古城	青合	(八)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啓東	(一一)
五	寄懷上海	屠仰慈	(一七)
六	我要回上海去	葉迦予	(二一)
七	吳淞	蒙源	(二六)
八	號稱小上海的無錫	尼即音	(二九)
九	一春風雨憶杭州	仲石石	(三二)
十	憶南昌	許寰儒	(三五)
十一	黃花節前夕	嘉華	(三八)

聞談着，已見日麗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視域之內了。宛平城在盧溝橋北，建於明崇禎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圍不及二里，只有兩個城門，北門是順治門，南門是永昌門。清改拱北為拱極，永昌門為威嚴門。南門外便是盧溝橋。拱北城本來不是縣城，前幾年因為北平改市，縣衙才移到那裏去，所以規模極其簡陋。從前它是個衛城，有武官常駐鎮守着，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地點。我們隨着駱駝隊進了順治門，在前不遠，便見了永昌門。大街一條，兩邊多是荒地。我們到預定的地點去採訪，果見一個龐大的銅佛頭和一些銅像殘體橫陳在縣立學校底地上。拱北城內原有觀音庵與興隆寺，興隆寺內還有許多已無可考底廣慈寺的遺物，那些銅像究竟是屬於那寺的也無從知道。我們摩挲了一回，才到盧溝橋頭底一家飯店午餐，不覺而散。潮來猶帶日來殘照，燕盡最合宜不盡言。

自從宛平縣移到拱北城，盧溝橋便成為縣城的繁要街市。橋北的商店民居很多，還保存着從前中原數省入京孔道底規模。橋上的碑亭雖然朽壞，還矗立着。自從歷年的內戰，盧溝橋更成為兵馬往來的要衝。加上長辛店戰役底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戰爭底大概情形，連小孩子也知道飛機，大炮，機關槍，都是做什麼用底。到處牆上雖然有標語貼着底痕迹，而在色與量上可不能與賣藥底廣告相比。推開窗戶，看看永定河的濁水穿過疎林，向東南流去。想起陳高底詩：「盧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清波。氈盧亦有江南婦，愁聽金人出塞歌」。清波不見，渾水成潮，是記述與事實底相差，抑昔日與今時的不同，就不得而知了。但想像當日橋下雅集亭底風景，以及金人所據江南婦女，經過此地底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觸發了。

從盧溝橋上經過底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豈止被金人所掠底江南婦女那一件？可惜橋檻上蹲着底石獅子個個只會張牙裂舌結舌無言，以致許多可以稍留印迹底史實，若不隨蹄塵飛散，也教輪輻壓碎。

了。我又想着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橋梁。它把天然的阻隔連絡起來，它從這岸渡引人們到那岸。在橋上走過底是好的歹，於它本來無關，何況在上面走的不過是長途中底一小段，它那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記歷史，反而是歷史記着它。盧溝橋本名廣利橋，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三年（公元一一八九至一一九二）修成底。它擁有世界的聲名是因為曾入馬哥博羅底記述。馬哥博羅的記作：「普利桑乾」，而歐洲人都稱它做「馬哥博羅橋」，倒失掉記者讚嘆桑乾河上這道大橋底原意了。中國人是擅於修造石橋底，在建築上只有橋與塔可以保留得較為長久。中國的大石橋，每能使人嘆為鬼斧神工。盧溝橋底偉大與那有名的泉州洛陽橋和漳州虎渡橋有點不同。論工程，它沒有這兩道橋的宏偉，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繫着民族的安危。縱使你把橋拆掉，盧溝橋的神影是永不會被中國人忘記底。這個在七七事件發生以後，更使人覺得是如此。當時我祇想着日軍許會從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過這道名橋侵入中原，決想不到火頭就會在我那時所站的地方發出來。

在飯店裏，隨便吃些燒餅就出來，在橋上張望。鐵路橋在遠處平行地架着。馱煤底駱駝隊隨着鈴鐺底音節，整齊地在橋上邁步。小商人與農民在雕欄下作交易上很有禮貌的計較。婦女們在橋下浣衣，樂融融地交談。人們雖不理會國勢的嚴重，可是從軍隊裏宣傳員口裏也知道強敵已在門口。我們本不為做間諜去的，因為在橋上向路人多問了些話，便叫警官注意起來。我們也自好笑。我是為當事官吏注意而高興，覺得他們時刻在提防着，警備着。過了橋，便望見潭柘山，蒼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幾度。在礫原上流連片時，暫覺晚風拂衣，若不同轉，就得住店了。「盧溝曉月」是有名的。為領略這美景，到店裏住一宿，本來也值得，不過我對於曉風殘月一類的景物素來不大喜愛。我愛月在黑夜裏所顯的
光明。曉月只有垂死的光，想來是很淒涼的。還是回家吧。

我們不從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劉先生沿着舊河床，向北回海甸去。我檢了幾塊石頭，向着八里莊那條路走。進到阜成門，望見北海的白塔已經成爲一個剪影貼在灑銀底暗藍紙上。(《大風第四十二期》)風土漸涼，曹覺颯風樹木，葉不回轉，掉得掛住了。『驚驚細細』是官各的。爲爾細影美景而高興，聲聲出門細細，許許許。『驚驚細細』是官各的。許許許日陰夕了幾更間，先也。『今日之北平』共結，則則習官許意越來。門門自自我笑。『長長韓誦厚』則我意願願此交類。入門則不與會國變而沉重，可長發軍劉某宜和員口裏少眠眠眠眠白亦門口。門門本不爲對河首北平早先是京畿重地，後來是文化都城，我會與它發生過十幾年密切的關係，一向被我視爲第二故鄉。我喜愛，我留戀這座古城山出來，奔歸土壘望。『驚驚細細』是官各的。許許許日陰夕了幾更間，先也。『今日之北平』共結，則則習官許意越來。門門自自我笑。『長長韓誦厚』則我意願願此交類。入門則不與會國變而沉重，可長發軍劉某宜和員口裏少眠眠眠眠白亦門口。門門本不爲對

『捉放曹』。眼看着戲，心想着事，想着父母，更想着幼妹，她在那天下午會由燕京跑來看着我，但因我既外拜別親友，未得晤臨別的一面，她哭了。妳及時努力吧，多讀一天是一天，不知何日妳們學校上。我的母校事也與它的隣居，由清華中事享同等的命運，且不同。編工器，守志官並兩世帝由來對。然入景這座古城最近三年來的確是外強中乾的熱鬧了，買賣增加不許多，特別是日本商店，沒有一條街沒有日本商店的，尤其是哈德門天街直到燈市口，西單及王府井大街，早商林立，來來往往竟是木屐小兒，走到這裏好像到了日本東京的銀座。八壇(平市妓區有八條胡同)的妓院增多了好多家，大森也重理舊業，這裏是專接外賓(日本人)的中國人是不不得開津的。大街上日本妓館也很多，土藥店更多，什麼『茶整舊賣』，『明燈供客』的牌子，在僻街小巷都見得着。雖然沒有正式統計過，但至少在五手家以上。煙民是要領照的，每人每月一元。戲院的生意也很好，光顧的多是一朝新貴，及與新貴有關係的人。各院

售票處都釘着一塊木牌，上書「日本軍人半額」或「優待皇軍，半額收費」。但是日本軍人光臨的却不多。電影院除外人設立者外，幾家大的如光陸、國泰、飛仙都被日人沒收，由日人經營，專映日本片子，聽說很少有中國人涉足。此外彈子社買賣也興隆，光臨的多是日本人，特別是星期六及星期日，由早到午夜，看不見有一個說中國話的人。賦情冷豔日，又共舞，舞中言，日德中日「新」合舞，驟然日，國舞，與恩大的報有新民報（前世界日報被日人沒收），晨報，北平益世報，小報報很多，但除實報外，其刊載遊藝小說等，是不談政治戰事的。這也是日本人統制新聞的一種政策。新民報是偽政府的機關報，其各商店必須訂閱，否則視為違法。社長是日人武田熙，他是有名的中國通，確是很能幹的。晨報是宋介主持。宋在平市活動甚力，攀緣于潘毓桂之門，屢遭碰壁，迄未灰心，到底有志者事竟成，聽說在偽教育部小新社會都有事，身兼數職，非能者何克如此？益世報在平市力量甚小，訂戶也少，不能引起多人注意。中實報的董事長是潘五兒（平市皆呼潘毓桂為潘五兒），由這位董事長就可以聯想到這個報，是如何的認賊作父，荒謬絕倫。前實報社長管翼賢又重返北平了，因緣時會，奔走於王大夫之間，使得日人垂青。前者曾聽劉豁幹先生（前天津益世報經理）說。在街上曾遇見管氏及其夫人（前平市交際界很負盛名的邵抱芬女士），他夫妻竟偽作未見，抱頭鼠竄而過，漢奸究是有愧，心中由他自己說不出來的悲哀。日人統制報紙的政策分二步：第一步是統制新聞，言論倒可以談些不關痛癢的時事或風化雪月；第二步則新聞與言論兼顧，言論也要盛道皇軍之光榮，詆譭黨府（按日本在平津檢查新聞條例，稱中央必須冠以黨字）之腐弱。各報的新聞言論，事前皆由日人授意，如平津失陷時之誇張撻伐，中間之鼓舞和平，最近之茂英運動，各報章言論間雖有出入，態度則是一致的。對於此次學界一強水戰，日人已派兵打擊。

美國人的產業，在現在日本人是不能開罪美國的；三來是學校當局應付得法，日人無從藉口。在這雙重條件下燕京得不聘日籍教授，不收日籍學生，而敷衍進行，保持北方學界一點光輝。輔仁已在壓迫下聘請了日籍教授，招收了日本學生，當局雖未蒙很大的影響，但在課外行動上，及課室講授上已受了相當的限制。中國既無教會護庇，校長先生的態度又欠明朗，所以學校間的烏煙瘴氣。該校日本學生較多，他們是不受學校任何規則拘束的，成爲太上學生。中國教員既不敢大胆約束日本學生，當然也不好意思嚴加督責中國學生，書是不需必念的，考試時也勿庸臨陣磨槍，由日生領導翻書繳卷，先生學生來個彼此心照不宣。最奇的是日本學生爲中國學生介紹日本女店員作朋友，有的學生固然是得遙道來且逍遙，但是十分之九是不敢不接受，受寵若驚的虛與委蛇。僞「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佔昔日北大師大舊址，中日教員各佔半數，很有幾個中國名教授，如周×人錢×孫俞×伯玉×等等，他們的居心如何，未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但效忠日人却是千真萬實的事實。學生的人數還不算多，大多數是昔日大學不第的學生，及盲目混資格的學生，程度十分不齊，有的只在初中過一年。據說去年暑假該二校招生時，學校當局除招貼廣告大事宣傳外，並遴選得力人員分赴各公寓聘請學生以招廣徠。這倒是近年來北平學界前無古人的絕招。中學以日文爲必需科，把每週五小時的英文改成二小時英文，三小時日文。如匯文具滿這些學校，不敢明目張胆的增加英文時間，只可巧立名目，藉加添經濟心理等課程之名，作補習英文之實。國文常識等課本大加刪改，並增加許多親日反共辱黨的語言，什麼中日「滿」合作，親隣睦日，國民黨之辱國害民，鬼話聯篇。大約初中學生的思想要受一部分的影響，小學生清白的腦筋中充滿了這些觀念，倒是一件危險的事。中小學生並且還要常作親日反共的文章，由僞社會局擬題，發給各校照作，如「我對於日本的感想」，「爲什麼要趕走國民黨」等。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些責任，就是參加各種遊行

大會，什麼慶祝南京、徐州、武漢陷落大會，新年同樂會及今春之「建設東亞新秩序」，於提倡「建立東亞新秩序」時，全體中小學生放假一週，由各級學生輪流遊行掃街，這羣孩子於春天北方大風的時候，在街上遊七天，掃七天地，也真够受的，心中的委曲，姑且不論。記得去年在慶祝徐州陷落時，曾有溫泉，輔仁附中及中法附中學生拒絕參加遊行，社會局勒令封閉該校，按理輔仁附中主持人與日有同行關係（分在歐亞作侵略的生意），是不會被封的，但當日本顧問去訪問該校當局為何不參加遊行時，「學生們不願意參加」，該校某德籍神父答：「不願意參加遊行，是中國人民的公意」，該日人笑着說。

「那裏是公意，也許是日人的公意，失地就够他們難過的了，那能還強迫他們去慶祝。我們德國在歐戰時也打過勝仗，佔領比利時各地時，只有我們德人自己狂歡慶祝，從來沒有逼迫過比國人自己慶祝自己領土的失陷」。神父很嚴肅的說。該日人無言可對，竟惱羞成怒，轉飭偽社會局封閉輔仁附中。並且各校學生還輪流到電台上唱新民歌，卿雲歌（偽政府重改爲國歌），陸隣歌，黃族歌等什麼慶祝國家太平，對滿放送等，一般名票名伶也都被牽到電台上歌唱，我的叔叔夏山樓主也會在日人強迫下，在電台上唱了一齣洪羊洞，他歌喉顫動，嗓音低哀，愈顯得那戲的可悲。

十日西郊敷上了輕便鐵路，南苑擴大飛機場，清華作了傷兵醫院及軍人俱樂部，弄了好些個妓女；城內北大改爲憲兵司令部，課室審判人，操場作爲刑場，沒想到這兩個北方學府，現在成了罪惡的淵藪。馬路上是時常戒嚴的，即使日本一個大佐出來，也會軍警出動，臨時斷絕交通的，其實倒不是日本人真正要擺架子，他是怕中國愛國之士賞他一炸彈。這個一方面證明了日本人的胆怯，一方面也可見北平的市民是如何要伺機反抗的。城門可真稱得起「門雖設而常關」，有時只開半扇，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平市四郊

在山上，像是一個偉麗的中古騎士，而北海的碧波却靜靜地喘息着……我立刻襲上了「重說不出的古怪的情緒，害得我將登在扶輪日報上的舊作「北海」翻了七八遍。

以後，接到許多友人的來信，知道古城裏是更紊亂了，沒有了以往的安謐，沒有了以往的靜穆，自從鬼子佔據了我們的那塊聖潔的大地後，北平是在極端的惡勢力下，吁喘壓迫的悲哀。

從前從零零碎碎的報紙的通訊上，我也知道古城變作了危城，但我總是堅決地自信着：古城雖有了獸兵的足跡，但同胞的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古城的熱愛是不會減低一分的。對國難，無文辭于古蹟，就是發生戰事的那一年的初秋，我剛從營房裏出來，正預備束裝北上，看一看六年未見的古城的時候，七七的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便英勇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了。

在皖南的一個四市圍山的重鎮裏，我又寫了一篇關於北平的散文，登在一個旬刊上。那時有許多剛相識而其實還很陌生的友人對我說：

「寫得不錯，我希望你多寫一些北平的故事」。

我的心很沉悶，其時北平却已在一個月前淪陷在敵人的貪婪的掌握裏了。

而今在飄着向晚的輕風的古老的山村裏，我又想起那迢遙的古城來哪，在紙上，我寫下了：

……我們的聖地……

……在遼遠的北方的平原上，……在風沙的灰色的古城裏。……日子像一條紆緩的蝸牛，……

……日子像一條紆緩的蝸牛，……

願從無數的奮爭中，重新獲得我們美麗的大地，我們的崇高的熱血……

古城終究是要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的，北平的渴慕者，終有一天要結着伴奔向漠漠的北方，去撫慰曾經創傷的老友！（東南日報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啓東

這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一個初夏的上午，天氣是異常的晴和，中華自然科學社假首都雞鳴寺的豁蒙樓，歡迎新來南京觀光的遠東考察團，承主席的囑託，要我出席講演一點關於南京的典實，於是我就在一羣陌生客的面前，指手畫腳地，開始我那談話式的講演了：「各位先生初到南京，一切都很生疏，主席要我講演南京的典實，來供各位的參考，這在我們居留南京較久，尤其是掛名專習地理的人，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可是南京不但是我們最偉大的都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偉大都市之一，歷史悠久，內容繁複，真是有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現在為清醒眉目，節省時間起見，僅將南京幾個顯著的特色提出，逐一的向各位略加說明而已。」

到現在將近十年了。首都在一國的地位，猶如人體上的首腦，為全國總發動機所在，全國各部份都受其支配。而南京所以適於建都的原因，主要由於交通位置的重要。打翻中國全圖一看，可知南京正位於長江與黃河的兩岸，利用長江本支流便利的水運，最容易與沿江各省取聯絡；且當南北洋的中心，無論水路或陸路（鐵道與汽車道）都很容易與華北及華南取聯絡；實為控制全國各部最適當的所在。就對外關係言，南京居於控制太平洋最適當的地位，祇要我們國勢強盛，大河伸延到太平洋上與列強分庭抗禮；而且近代外侮入侵我國的方向，是由西北改向東南，南京又適與外力入侵我國的方向針鋒相對，並退位於第一道防線以內，更足以顯露出立國的積極精神，適合建都的一般原則。南京的龍蟠虎踞，就是建都所以自來稱南京為龍蟠虎踞之地，軍事上至關重要。總理也曾說過：其位置乃在一完美的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也足以表示南京形勢的雄偉。大概南京的地勢是周圍衆山環抱，中間原野平鋪，我們試登南京雨花台縱目一望，地池如在釜底，但城內也不乏小山出露其間。城內著名的山有獅子山，富貴山，欽天山，鷄籠山，清涼山，五台山等。近郊著名的山有雨花台，鍾山，幕府山，棲霞山，牛首山等；所謂「白下有山皆繞郭」，「城中面面皆青樹」。久已見諸詩人的吟詠了。而秦淮河玄武湖左右映帶，於形勢雄偉外，更顯得風景的美麗；西北方顯長江有如玉帶橫圍，益增莊嚴燦爛之象。

南京第三個特色是歷史的悠久。南京古稱金陵，三國孫吳建都於此，稱為建業；其後東晉、宋、齊、梁、陳、南唐都在這裏建過都，稱為建康；明初又為洪武帝的國都，稱為應天府；各代建都共計三百七十六年。劉永樂帝遷都北京，始有南京之名。清代咸豐年間為洪楊佔領十餘年，號為天京；民初為

臨時政府所在，總理就在這裏就臨時大總統職；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國民政府奠都於此。所以南京要算我國歷史上的名都之一。

南京的城牆爲明洪武帝所修築，於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興工，歷時五年，至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完成，比現存的長城及北平城的修築還早，原來現有的長城乃爲明永樂帝所造，於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年）興工，先後經一七〇年始告成，至於秦始皇所修的萬里長城乃遠在陰山，全用泥土，除了少數地方隱約可見遺跡外，大部分地方已屬渺焉不可復跡了。北平城也爲永樂帝所造，二者都不及南京的古老。

南京雖然是歷代帝王之都，歷史悠久，但自明洪武以來，即使臨時建都，却都是代表新興的勢力，所以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非如舊都北平腐惡的勢力，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有如普通形容的「天無時不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的一般。總理所以主張遷都南京，並指定爲我國永久的都城，一方面固由於南京位置的適當，形勢的雄偉，一方面也想逃出北平的腐惡氛圍，一新中外人士的耳目。

南京第四個特色是城池的廣大。南京城牆號稱九十六里，實際上周圍僅有六〇・六二里，然在世界已屬無有其匹了。世界著名的大城如北平爲五九・一三里，法國的巴黎爲五九・五里，都不及南京的廣大。城內面積四十方公里，爲歐洲摩納哥國的兩倍。自國府奠都改南京爲特別市後，周圍增長一倍，面積擴大到四七八方公里。城內除屋宇外，很多耕地及荒地，糧食出產不在少數。據曾文正說，太平天國敗亡後，城內餘糧猶足供數月之需。環城舊關十三門，清時因城北荒涼，乃關三門，鴉片戰爭又關一門，宣統元年造甯省鐵道，由金川門入城，是爲拆城之始，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在玄武湖舉行，增關

豐潤門即玄武門，民初又闢挹江門，現計十一門。

「東晉王導於城外幕府山召集幕府，執行政務，並築台城，到現在已空存其名，城池蕩然無存，舊址就在鷄鳴寺附近，由這裏可以望到，史稱梁武帝餓死台城，即此。南唐城池較大，築於九一四年，現在也已不存，僅有由今漢西門到中華門（即聚寶門）一段，猶爲現城所沿用，現在的城牆非由明洪武帝獨力修築，乃與當時浙江南潯巨富沈萬三合造，洪武造西北邊，萬三造東南邊，萬三挾其雄厚的經濟力量，承造的一半竟先洪武部分而完成，於是洪武大怒，以爲冒犯王上的尊嚴，欲殺之洩憤，好在馬后明理，以「民富侔國，於國法何與」力諫，然後得免，將萬三充軍到雲南。洪武修造南京城，真是煞費苦心，親自監工，一律用糯米稀飯和石灰代替三合泥，有不用的，格殺勿論；磚石十分寬厚，牆高嘗達六七丈，牆腳寬三丈，街道均行砌石，石係六朝碑版，僅去其文字而已，此事於臧晉冬的元曲選中曾言及；復於西善橋興陶業，造琉璃瓦，爲屋蓋之用；其後永樂帝更利用此等琉璃瓦在南門外造了一座九級八面高達二四六尺的報恩塔，以報父恩，塔上懸燈二二八盞，徹夜不息，鈴聲聞於遠近，要算當時一大奇觀；可惜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爲太平軍所毀，現存長千里的報恩塔不及當初遠甚。又明洪武爲造成堂皇美麗的都城起見，有謂盡逐南京土著於雲南，另移江南殷實以實京，由此可以揣知隨沈萬三充軍到雲南去的當有大批人，據稱雲南許多地方的居民迄猶操南京口音。

三 「南京第五個特色是變故的頻繁。修築以前的變故，已屬多至不可究詰。僅就修築以後來講，所經的變故也就大有可觀，南京真算是一位世故老人了。就幾次重要的變故說：明永樂篡位兵由龍潭登陸，由金山門入城，是謂靖難之役；明亡國的次年（一六四五年）福王即位南京，清豫親王多鐸領兵由龍潭登陸，由正陽門入城，福王逃亡，是謂鼎革之役，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英兵由龍潭登陸，與我國